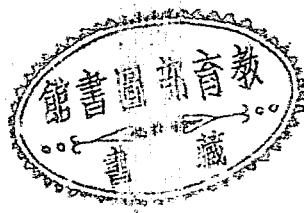


珍

珠



獨幕劇集

洗羣著

文獻出版社

印行

MG
1234.6
34
A-41
166.6

珠 珍
著 羣 洗

圖書部



3 1761 6524 3

行 印 社 版 出 獻 文

月 二 年 二 十 三 國 民 華 中

珍珠 (獨幕劇)

時：現在

地：上海黃浦江邊的一家日本酒店

人：內山

田中一郎

珍珠

有田

伊藤郎三

景：一間光綫陰暗的小房間，天花板裝得很低。牆上的印花壁紙，被潮濕和烟草的油氣汙染得褪了色，並且有些地方已經脫落，露出一塊塊的灰泥。後牆正中有一門通大街，這門的兩旁各有一窗，窗玻璃外面寫着「內山酒店」和幾個別的日本字——觀眾看起來是反體字。房間右方是櫃檯，檯內裝着幾個架子，架上放着許多酒瓶，和一隻不漂亮的裏面插着褪色的紙花的花瓶子。架上還雜亂地擺着一堆杯子和更多的酒瓶。靠左的牆也開



(南)

一門，走進去是另外一間酒間。在這扇門和街門的兩邊，擺着吃酒的桌椅，牆上惟一的裝飾，是造酒公司所贈送的廣告畫。

開幕時，是十一月間晚上九點鐘左右，房間內只有內山坐在櫃檯後面的高凳上讀着當天的晚報，他年約五十來歲，是個飽經世故，對四周任何事情——即使是件怪事都失掉關心和驚奇的感覺的人，從開幕到閉幕，他不曾為眼前進行的事所分心或煩氣。這房間裏不時聽見船隻的汽笛聲由黃浦江上傳來，一會是大輪船「鳴鳴」地叫，一會是小汽艇「拍拍」的響，陡然增加房間內的寂寞。不過從左門內隱約傳出人的嘈雜聲，（左門打開時變得清靜些），顯出裏面坐有不少的酒客。

左門推開，走進來田中一郎，他是個被軍隊蓄養的青年浪人，穿着破舊的西裝，耳朵上夾着一枝燒過的煙捲，手上拿着一只瓷盤。

田中：兩杯啤酒，一杯威士忌。

（內山放下報紙往架上找酒，田中歪靠在櫃台上）

田：（停了好久）今晚報上有什么新聞沒有？

內：沒有。

田：（又停了一會）他們剛在那邊，盡跟蘇俄的邊境最近說不定有大舉動！

內：哦。

田：我想能來一下也好，不死不活的簡直悶死人，……不過……

內：（給酒）喂！

田：（本想再跪下去，總見了酒，引起了別一個興趣，馬上把酒接過來，放在盤上托着走到左門，用膝蓋頂開了門走進去，內山繼續坐下讀他的報，這時衙門被人推開，珍珠慢慢地走進來。她是一個不滿二十歲的女人，然而一點也沒有年青人的神情，臉上塗着不好的脂粉，厚鞋的高根已磨成了平底，身上穿着鮮豔但布料粗劣的西服，頸上圍着假珠圈，耳上掛着假珠環，使人一望而知她是個幹什麼的。她進了門，背着手把門關上，慢慢地搖動兩腳走向櫃台，把兩肘靠在上面，注視着內山，但內山還在一心讀他的報。）

珍珠：好啊！內山老匯！

內：（並不抬頭）唔，珍珠：

珍：外頭剛在下雨呢。

內：是嗎？

珍：你沒聽見船鳴鳴地叫？

內：聽得很清楚呢。

珍：（停了一會）我真不喜歡聽這個鬼聲音，你呢？
內：我倒不在乎。

珍：叫得討厭死了，好像是——啊，我累極了。

內：那你幹嗎不坐下來？

珍：我覺得一坐下來，就永遠起不來似的。

內：哦，我要是你，我倒要試試看！

（沉默一會，內山又繼續看他的報）

珍：我說，內山老闆。

內：唔？

珍：你身邊有烟嗎？

內：（看看她）自己的為什麼不抽？

珍：我沒有呀，今晚連一根也沒有。

內：喏，這裏拿去吧，（他從身上掏出烟來，她取了一支，啣上）要洋火吧？

珍：噯，有個火更方便一點，（內山劃一根洋火，靠近她的烟，她深深地吸了一口）唉，一根香煙

中人言：舒服，你說呢？（頭向左門一側）那里有不少的人吧？內山！

52100

內：沒有幾個，這年頭人是不會多的，我真不知道再下去這買賣還要變成怎麼樣。

珍：川島在裏面嗎？

內：不在。

珍：板橋呢？九郎呢？他們都不在？

內：都不在。

珍：（焦急）那麼中村總在裏面吧？

內：今晚上他們一個也沒來。

珍：（失望地）我滿以為可以找到他們的。

內：哦。

珍：他們一會就會來嗎？

內：不一定！

珍：唉，我的運氣！不一定！

內：你找他們有什麼事嗎？

珍：我——我要他們幫我一個忙！

內：幫一個忙？什麼事弄糟啦？

珍：就是那個租房子給我的老東西，我把他的房錢拖了好些日子了，情形這麼壞，有什麼辦法？五十塊錢，內山，今晚上總得弄五十塊錢回去，要不然就得睡馬路。

內：唔。

珍：這些傢伙會幫助我的，我想。

內：不一定！

珍：他們該知道像一隻餓狗似的在街上飄來飄去，多麼的難受呀！這簡直是地獄，內山！

內：我也這樣想。

珍：（感情衝動地）我只要有一個地方藏身，那怕是狗窠也好，我什麼苦都能吃，什麼苦都吃過，可是叫我連一個藏身的地方也沒有我可受不了，內山，無家可歸的念頭，我連想都不敢想！

內：那你別想就得了。

珍：（西斯帝里地）我不能不想呀！明天這個時候，我也許……哦，地獄！地獄，五年啦，我在地獄裏過了五個年頭了，想不到現在還不如以前，連個住的地方也沒有，早知道這樣，我何必從慰安所跑出來呀！

內：什麼？

珍：至少慰安所還有一個屋頂在頭上！

內：噯，珍珠，我看你還是喝口酒吧。

珍：唔，我得多喝點，我得多喝點！

內：（從架上斟了一杯酒給她）唔，算我請客吧，這是上好的白蘭地，它可以使你快活一點。

珍：（接過來）你够交情，內山，算你够交情，不像他們看見女人倒毆的時候還去踩她一脚，（嗅着酒）它的味道好像很不錯（一口喝盡）啊，這酒多溫暖啊，不錯，是上好的白蘭地，一點也不含糊。

（喝下的酒不但沒叫她醉，反使她神志清楚，精神煥發起來）

內：你爲什麼不改變一下你的生活呢？

珍：別說啦，內山，改變生活！好像我真能做到的！兩年前在慰安所當營妓，兩年後在酒店當私娼，你看我能有什麼「改變」？

內：可是你不能老是這樣下去呀！

珍：你這話什麼意思？

內：你不想想你的家？

珍：家？哼！就是能回去，我又那裏有臉回去呢？管妓！私娼！……唉！……

丙：你不要太傷感了！珍珠！

珍：（笑）你看我還能做一個怎麼樣體面的女人嗎？哈哈……（狂笑着走向左門）唉：我看

不如到那邊去碰個熟人吧，其實不管是誰，只要我不空手回去見那老東西——

（突然江上汽笛響了，深沉淒厲的聲音滿溢了這房子，她受打擊似的震動一下，很快的轉身掀開左門，立刻喊起了迎接的聲音）

聲音：喂，珍珠，來來……嘿……

（門砰地一聲在她背後關上，內山的眼光跟隨着她，等她進去之後，剛要低下頭繼續讀報，可是又給從衙門走進來的有田打斷了，有田，穿着海軍士兵的服裝，年約四十歲左右，他有一個惹人愉快的外表，短矮結實，滿臉多鬚鬍子，加以一雙細小的眼睛，永遠不直視和他對談的人。他進門時在門口站立一會，向四周巡視一周，似乎疑心有什麼人在躲避他。）

丙：（冷淡地）喂，有田嗎，你幾時上岸來的？

有田：兩個多鐘頭了。喂！有沒有我們的伙伴在那邊？（他用大拇指橫指左門）

丙：你說的是那一伙人？

有田：「白鳥」艦上的！

丙：唉，時間過得真快，一年前你們來過這里，現在想起來就像……

有：（兇暴地）是的！有沒有？

內：沒有！

有：真的沒有？

內：你不信何必不請進去看看？

有：真的沒有我就用不着進去了，給我一杯紹興酒吧！

內：（一邊拿酒）這次你到了些什麼地方？

有：還不是老地方，

內：那幾個地方呢？

有：（暴躁地）天津，烟台，威海衛！

內：唔。

有：伊藤真的不在這兒？

內：伊藤？是誰？

有：一個伙伴。

內：我不認識他們一個不在嗎。

有：也許你不認識他！

內：不過在此地的我卻認識，裡頭可沒有伊藤這末個人！

有：（自言自語）也許來了又走了。

內：來了又走的人我也全認識呀。喂，你說的這個伊藤是怎麼個樣兒的？

有：就是上次跟我一道來過這兒的傢伙。

內：哦，我似乎想起來了，是個沉默寡言的傢伙吧。

有：就是他。

內：是了，我更記起他來了，有什麼要緊的事情找他吧。

有：有——唔，沒有什麼。

內：哦，我憶得了（停了一會，急速瞟了有田一眼）玩什麼把戲呀。有田？

有：把戲？是一摞千圓左右的寶寶！

內：（停一停）你已經打算怎樣幹這寶寶了？

有：（從口袋裏掏出一小瓶藥粉）當然，就用這個！

內：這是什麼？（倒一點在手掌上）毒藥！

有：不是！

內：那末——

有：你看見過有人在這裏給放一下，就昏迷過去的事嗎？（他將握緊的拳頭向耳根上發着打擊的樣子）

內：這我見過不止一次了。

有：唔，倒這些點兒在酒裏面，就可以叫喝酒的變成那個樣子。

內：唔——他醒來的時候怎麼辦呢？

有：（收回小瓶，放好）他的頭也許重一點——他的口袋就輕得多了！

內：（喃喃地）哦，原來是這末回事。

有：（點頭）再來一杯！

內：（倒酒）今天晚上就幹麼？

有：明天太遲了，他連人帶錢一起走了。

內：那你預備在什麼地方幹呢，在這兒嗎？

有：也許吧。

內：你聽我說，有田，我不能讓人在我這屋裏幹不正經的買賣。

有：怎麼？

內：近來愈弄……

有：算了吧，關他們屁事！

內：（又給他倒酒）爲什麼你不把這買賣帶到別家去呢？

有：我知道他剛巧要到這裏來。

內：（懇求地）你不能領他到別的酒店去嗎？

有：他不會跟我走，他不喜歡我，知道嗎？

內：可是你沒有理由叫我——

有：（突然鬼鬼祟祟起來）得了，內山老闆，你什麼時候就變得這末了不起的正經啦？你打什麼主意？

內：老闆，這個酒店我是不清楚，我曉得這並不甚麼正經高貴的地力，你懂嗎？

內：（屈服）唉，事情湊巧落在我店里！

有：這錢也湊巧落在我的手上！

內：（停一會）那麼他到底是誰？

有：我不告訴過你了嗎？就是上次跟我一道上你這兒來的傢伙！

內：伊蘇？

有：唔。

內：他那兒弄來這些錢的？

有：（打傷了，得的養傷費。

內：打傷了，可憐！

有：可憐？他可以回家子！他可以拿錢回家去給媽媽，老婆用啦！可是我們呢？他沒有想到一個

歸家不得的窮小子的苦！（又用大拇指向左門一翹）喂，芳子在裏邊嗎？

內：不在。

有：菊子呢？

內：菊子病了半個月了。

有：小雲也不在嗎？

內：我看你還是等錢到了手再打算怎麼花吧，你知道，要快活也得在買賣做成以後才行哪！

有：誰說不是？！我想找個人幫忙！

內：幫忙？！

有：是的，我得請一個助手（尖銳地望內門一眼）你——

內：（很快）我不，有由！

有：偷偷的放一點這個東西在酒杯裏，你就連這點胆量也沒有？

內：（抑鬱地）我洗手了，發誓再不幹這個勾當！

呢。

消：看！變成這個樣子，你不幹也無所謂，我想一個女人也照樣的幹得了——或許還幹得好得多。

內：你自己不可以幹嗎？

消：他不願意跟我一塊喝酒呀！他不喜歡我！

內：他喜歡女人嗎？

消：你想一個喜歡女人的男子還會剩錢的嗎？

內：那怎麼叫一個女人去——

消：可是一個有手段的女人能够使鐵鑄的心也溶化得了。

內：（過了一會，深思地）幹完了這番買賣，你預備給這女人多少好處呢？

消：總不會虧待他！

內：可是多少呢？五十塊錢你會出嗎？

消：五十塊，下點藥粉要這許多錢？

內：不算多吧！只要她手脚做得乾淨的話！

消：唔——好罷，給她五十塊，只要幹得乾淨！

內：（沉思地）珍珠在星邊哪？

有：珍珠！

內：（用頭指示）在里边！

有：你爲什麼不早點告訴我！珍珠；我正要找那末一個女人！她來了多久了？她跟誰在一塊兒？就她一個人吧？

內：你還是自己去看看吧！

有：（大步跨向左門）珍珠一定幹得了這個！（拉開左門向內喊）珍珠！珍珠！來！我跟你說話！

（門一開！聽得見里間嘈雜的人聲！有田退後一兩步，珍珠嘴中含着烟走出來）

珍：噯！有田，潮水又把你冲上岸來了？

有：一直冲到你的脚跟前！

珍：（冷淡地）你要請我喝一杯嗎？

有：也許回頭就請你，現在有一個小問題要跟你商量商量！

珍：是的嗎？

有：我先問你，你願意賺五十塊錢嗎？

珍：（喘一口氣，很快地向他走近一步）五十塊錢？你說？

有：唔唔！我說五十塊錢你願不願意賬？

珍：（再進一步，真切地）五十塊！真的？有田！不是開玩笑吧！

有：一點不跟你開玩笑，給你五十塊，怎樣？

珍：給我！五十塊！天啊！隨便什麼事我都跟你幹，你知道——

有：（阻止她）珍珠！（狡猾地）恐怕你還記得大義木的事吧？

珍：大義木？

有：唔，去年冬天的一個晚上，他睡倒在這兒，就在這個房間！

珍：哦！是的，我想起來了！

有：就因為他喝了一杯——

珍：我記得很清楚！

有：（拿出藥瓶，偷偷地遞給她），再來那末一套，珍珠！

珍：（將藥瓶放進手皮夾里）曉得了，他是誰呀！

有：一個高傲的壞蛋，今晚上我得請他乖乖的安息一下，好叫他明天再不高傲得那個樣子！

珍：他叫什麼名字？

有：那你不用管！你只要好好地跟他交個朋友，大概不會覺得困難吧？

珍：我想不會！

有：那末，看見有機會，你就——（住口不講用手勢表示他的意思）你懂嗎？

珍：知道！不過你得給我——

有：等這個漂亮的小傻子乖乖地睡下了，我就給你！

珍：五十嗎？（有田點頭）唉，你不知道這個數目是多麼適合我呀！我真想告訴你，要是不碰到

這個機會，我明天就要——

有：（阻止她）喂！我不管那些，只是你不要把事情弄糟了，記住，別讓我——

（這時聽見街外有人在吹口哨，便立刻停止說話，呆立着聽，吹着曲子的口哨聲越來越近，

好像吹的人就要進門來了）

有：（抓住她的臂膀推她向左門）進去，快！

珍：（抗議他的粗暴待遇）用不着這樣！

有：快進去！

（他手忙腳亂地推着她一塊進了左門，隨手把門砰的一聲關上，內山向着門注視了一會，然後把目光轉移到大街的門上，這時口哨止停了，大街的門打開，伊藤立即走了進來，他是個身材高大的強壯青年，大約二十四五歲光景，肌肉被海風吹成了褐色，被包在頭上的白色紗

布一襯，更顯得黑些，本是很端正的面孔，被砲彈炸瞎了一隻右眼，似乎無時無刻都在做著痛苦的表情，現在他不時用一隻眼睛閃著懷疑和提防的目光，不過偶然間可以看出他本來有清坦白率直的氣概。他進來時穿一身整潔的海軍制服，手上提一個大包囊）

伊藤：（把包裹擲在一張板凳上，向內山點了點頭）你好啊！

內：你好。

伊：（走近櫃台）給我一杯——淡一點的。

內：到里面去麼？（指左室）

伊：就在這兒得了。

（內山倒酒給他，伊藤接過來走到一張桌子面前坐下，微微地喝了一口，內山這時拿出烟來，放大拇指甲上敲一會，然後很從容地把它點上）

內：（丟去洋火，噴了一口煙）你是「白鳥」軍艦上的吧！

伊：以前是的！

內：以前是的？

伊：（高興的）我已經離開那個蠢的軍艦了，而且以後永遠不再看見他！

內：你的頭怎麼啦？還有眼睛？

伊：受的炮傷！

內：砲傷？在那兒碰到的？

伊：（故意避免似的）管它在那兒？反正以後不會再碰到了！

內：痛苦吧？

伊：一點也不？我得感謝那砲彈，不是它我做夢也別想能回家！（突然疑心地）你怎麼知道我是

「白鳥」艦上的？

內：你以前來過這兒呢。

伊：你的記性倒好！

內：偶然想起。

（沉默，一個喝酒一個抽煙）

內：你剛才說永遠不上軍艦了？

伊：你不看我的傷！

內：回家是好的，有爸爸媽媽——

伊：不，只有媽媽，還有一個妹妹，我現在想到她們心都會跳起來，離開家鄉這麼久，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誇，想不到現在居然能够平安的回去。

內：難得！

伊：（進入幻想）哦，我現在閉起眼來，似乎可以覺得清家鄉的屋頂上有幾片瓦，數得清大門邊的玫瑰開着幾朵花——

內：可是你的頭，你的眼睛？……

（伊藤不同答他，臉上漠然帶着煩惱的神色，凝視着前方，也不去注意面前剩下的半杯酒，左門打開，珍珠走進來，一只手夾着一支沒有點着的煙捲，一只手拿着手皮夾，她先在門口站一回，先睨伊藤一眼，再看看內山，內山向她點了點頭作為回答，伊藤仍凝視着前面出神，好像不曉得有人進來。珍珠裝成毫不在意的樣子走到伊藤桌子跟前，這才把他從夢中驚醒，他略為驚跳一下，怨恨地斜看她一眼，拿起杯來喝一口）

珍：你要不在乎的話，我想在這兒坐下。

伊：隨你的便。

珍：（坐在他對面的椅子上，挑撥地），我說，我的香煙在叫着要個火呢，你身邊有洋火吧。（她調情地向他微笑，他拿出一盒洋火遞給她）謝謝你啦！（點好煙還給他洋火）你的頭和眼睛怎麼啦？

伊：給他彈炸壞的；

珍：唔，我想你是從「海鷗」艦上下來的吧？

伊：不是的，「海鷗」早就叫人炸沉了！

珍：（胡謔地）炸沉了？哦！英勇的大日本海軍呵！

伊：算了吧，他們聽不到你的讚美！

（伸手去拿包裹，像是要走的樣子）

珍：我說，你不是要走吧？

伊：爲什麼不走？

珍：（用眼光誘惑他）我想——你也許喜歡坐下來跟我談談。

伊：今天不是時候！（起身）

珍：（更迷惑地）不過——

伊：（不耐煩地）喂，你看錯了人了！

珍：（故意裝做不懂）看錯了人？

伊：今晚土什麼玩意兒我都没興趣，我看你還是找別人去吧！

珍：（突然惱怒得跟真的一樣）你才看錯了人了呢！（立刻又恢復原來的神色）我是說我有個特

別原因要找你談談，我真的有——

伊：那末那原因是什麼呢？

珍：你相信不相信我？你——你不會相信我的！

伊：不一定，可是講出來聽聽也沒有關係！

珍：我——不說了吧，說出來你也聽不懂！

伊：你說呀！

珍：那末——唔，因為我感覺得——很寂寞！

伊：寂寞？

珍：恐怕你不懂得寂寞的味道吧！

伊：哦？我就不懂寂寞？

珍：（傷感地）你不懂寂寞是多麼難受！

（她的目的達到了，伊藤坐下來，帶着新的興趣看着她。）

伊：（溫和的）我想我是知道寂寞是多麼難受的。我在海上飄泊了這末些年，寂寞就像是影子似

的跟着我，我懂得它！

珍：你也會經很寂寞過，啞？

伊：像鬼一樣地寂寞！

珍：那個奇怪！

伊：奇怪？

珍：是呀，當兵的人是不應該寂寞的，是不是？尤其是在像這樣的酒店裏，他不會寂寞——不過

也許你不喜歡女人吧？

伊：（冷冷地）不見得！

珍：哦，我曉得了，你曾經給一個女人拋棄過，所以賭咒不再跟她們親近了？

伊：隨你說吧！

珍：我猜得對不對？

伊：不對。

（談話鬆下來）

珍：（過了一會）你不太高興嗎？（他不同答）噯，喝一杯怎麼樣？你有一杯酒的錢在身邊嗎？

伊：我想有的，你要什麼？

珍：只有葡萄酒最適合我這樣的一個女人！

伊：（向內山大聲嚷）兩大杯葡萄酒！

（內山倒酒）

珍：（仔細打量他）你知道嗎？我對你很面熟，好像什麼地方見過你！

伊：我到這兒來過幾次了，有一次限有田一道來的。你認識有田嗎？（珍珠搖頭）這種人不認識他還好些！

珍：我並不認識他！

（內山遞來斟酒，打斷了他們的談話，此後一直到劇終，內山一直坐在櫃台內全神貫注的讀他的報）

珍：大杯的葡萄酒，嚶，好像慶祝什麼事似的。

伊：也許有吧！

珍：告訴我，慶祝什麼事呀！

伊：（沉靜地帶着情感）我要回家了！

珍：回家很快活嗎？

伊：怎麼不快活！

珍：（舉杯）讓我敬賀你這凱旋的勇士！（彼此喝了一口）你的家在城市裏吧！

伊：在鄉下，四面都是原野。

（在以下的談話中，珍珠偷偷地從手皮夾里拿出藥瓶，藏在手掌里，把手沿着桌邊慢慢挨到

伊藤面前)

珍：跑起來好像很荒涼。

伊：不，這是個農場。我有一所小小的房子在那上面，白粉刷的牆壁，屋子四周是小花園，種了許多玫瑰，紅的，白的，黃的。

珍：一定是很美麗的，我想。

(她的手離他的酒杯很近了)

伊：唔，還有那原野是多麼偉大呀，它從你身邊向四周伸展出去，一直到你看不見的地方，是那麼遼遠，遼遠——

(他停止了說話，墮入了沉思中，珍珠趁此很快的把手一翻，把藥粉倒進他的杯裏)

珍：請下去呀！

伊：在原野上走着的時候，草地在你腳底下鬆軟得像絲絨一樣，風吹着你的臉，小鳥在你頭上叫。

珍：你講得好像是一副美麗的圖畫！

伊：唔。

珍：你離開那地方多久了？

伊：十年了。

珍：這時間是够長的了。

伊：不錯，是很長久了。

珍：你沒回家過一次嗎？

伊：來不及回家就被征到支那來作戰了。

珍：你幾歲離開家鄉的呢？

伊：五年前吧，當時我倒是很高興的。

珍：爲什麼呢？

伊：你倒盤問得很仔細，是不是？我離開它因爲我是個傻子。

珍：我也這麼想。

伊：一個不知足不安靜的傻子！原野是够闊大了，可是這對我似乎還不足，我還想看看原野背

後到底有些什麼。

珍：（帶着情感的，好像她心中幾乎忘却的記憶重又給激動起來）背後還有些什麼？都是些幻想

！國夢的幻想！

伊：（感興趣地看着她）聽你這話，好像很懂得這回事似的！

珍：年輕時候誰不有過這些幻想！

伊：（停一停，細察着她）你叫什麼名字？

珍：他們叫我珍珠。

伊：（激動地）我很高興剛才停下來跟你談談。

珍：你高興嗎？

伊：唔——是的，（停一停）跟你談談很給我些好處。

珍：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伊：沒有上這兒跟你談話之先我覺得很煩悶，心裏老是擔憂着，不要當我充滿了回家的快樂的時候，有什麼意外發生！

珍：會有什麼事情呢？

伊：我也不知道。我只想像着許多不好的事情，今晚上被人殺死，或者我坐的船翻了；或者，或者我把錢丟了……

珍：把錢丟了，你就回不了家了？

伊：可不嗎，這是一定的！

珍：不過我的意思，即使你沒有一分錢帶回去，他們也是一樣高興的，分別這麼久了。

伊：不，你不知道，沒有錢，我就坐不了船，坐不了車！

珍：（注視他）你說把錢丟了，你就沒有路費？

伊：我就回不去了！

珍：唔……

（兩個人都被自己的心事停止了說話，伊藤用手支着頭望着自己面前的酒杯，珍珠呆視着他的頭髮。倒底本身的利益打算克服了些微的同情心，她決心快點完成她的任務）

珍：（拿起自己的杯啜一口）你不喝酒嗎？

伊：（鬆醒）啊？我——不，我剛才在想我的媽媽跟妹妹！

珍：哦？

伊：他們一定想不到我會突然回來了！

珍：我們誰也料不到以後的事情，對不對？你為什麼不喝呀？

伊：（握着酒杯）尤其是我的妹妹，我猜想她會替我打開門的時候。一定會驚喜得叫起來！

珍：你妹妹一定很小吧？

伊：（搖頭）比我小四歲，她現在一定長大得像個大姑娘了，恐怕我要不認識她呢。

珍：唔，恐怕不認識，她叫什麼名字？

伊：（把杯舉到唇邊）叫南茜，可是我們都叫她小南：

珍：（很快的撲向前去，用手抓住他正要喝酒的手腕）什麼？你說她叫什麼？

伊：小南！

珍：小——南，小南？

伊：這名字好聽嗎？這還是我給她取的，我在外面這五年當中，一想着這名字就像得到了好多安慰！

（這時候他看一看她的臉，立刻給她的臉色嚇一跳。她快要暈過去似的把身體靠着椅背，大口氣的喘着）。

伊：（關心的）噯，你不舒服嗎？（見她不回答）瞎，快喝一口！（把自己手上的杯遞過去）。

珍：（用舌頭潤濕嘴唇）不，我——沒有什麼，我——

伊：你的臉色不對，我跟你念點白藍地來！

珍：（掙扎地）我不要，什麼東西都不要！（她用足勁着椅子坐起來，把身體斜靠着桌子，看着他，聲音顫動地）那你，你叫什麼名字，告訴我，告訴我？

伊：（勉強地）伊藤三郎！你——

珍：（又廢然地靠回椅背）伊藤三郎，伊藤南茜，伊藤——天啊！哦！（用手掩着臉伏在桌子上）。

伊：（關切地）喂，你最好讓我替你拿點什麼東西來！（站起）

珍：不，不，我什麼都不要！

（她從椅子上慢慢站起來，兩手扶着桌子支持着身體，又用很迅速的動作把一隻手送上撫摸她的額頭）

珍：（突然）你聽我說，你馬上走，馬上就走！你聽見嗎？

伊：（莫明其妙）走？可是——

珍：（拿起他的包裹，塞給他）快離開這兒！快出去！你不聽我的話嗎？（發狂似的）走呀！你為什麼不走！

伊：喂，你鬧什麼把戲？

珍：你站在這兒幹嗎？為什麼不走！

伊：（和藹的）好的，好的，我走，用不着那末——

（珍珠一把抓住他的臂膀，半推半拉地把他拉到通街的門口）

珍：（粗魯的）看老天爺的面，你快點吧，別呆在這兒！走出去！

（伊籛茫然不知所措地站住，呆着不動，似乎想把這驚奇的局面。之後，他聳一聳肩，回轉身走向街門，但到了門口，又躊躇起來）

珍：你等什麼呀！

（她衝到他旁邊，扭開了門，突然感情衝動地用雙手圍着他的頭，用力把他的頭轉下來接了一個吻。隨後又粗暴的推開他，一直推到大街上，把門砰地一聲關上。她好像消耗盡了氣力一樣地把背靠着門，胸部起伏的喘着，過一會，蹣跚地走到桌子跟前，拿起伊藤的酒杯向牆壁用力摔過去，杯子碰得粉碎，酒沿着牆一滴一滴地向下流）。

內：噫，噫，噫，怎麼了？怎麼了？

（突然左門打開。有田很快的走到她跟前）

有：喂，他到那兒去了？

珍：走了！

有：（氣極了，一把抓住她的手腕）走了？你這個蠢貨，死東西！

珍：我不管，我不管，你放開手！（她很狠地把有田的手咬了一口）

有：（喊出尖銳的呼痛聲，放了她）你說，你到底玩什麼把戲，啊？

珍：（從桌上拿起另一只杯子）你走遠些，當心我的杯子摔在你的頭上！

（有田怒極，狂奔過去打掉她的酒杯，順手一耳光打在她的臉上）

有：混蛋，你跟老子搗蛋，好！

珍：（很快的拉開衙門衝出去，珍珠撫着被打的臉，喘着氣呆視着前面，內山莫明其妙地呆望著）
珍：（楞了一會突然雙手捧着脸孔悲痛地哭了）呵！哥哥……

——幕——

（根據Paulo Fehinson的「放棄」改編）

公安局裏 (獨幕諷刺劇)

時：抗戰後第×年

地：淪陷了的××市

人：刁光炳——××市偽公安局長

鄭秘書——××市偽公安局秘書

偽警甲

乙

罪犯——無知的中年婦人周王氏

煙土商人

杉——日本人

景：××市偽公安局底辦公室，有一雜案的大公事桌。桌後一張大靠椅，桌旁二

張小方凳，門邊一張小方凳。壁上掛着偽旗和「些古里古怪的標語圖表。」

開幕時，室內僅有偽警甲坐在門邊的方凳上打瞌睡。一會兒，偽警乙進來，輕輕地叫着偽警

甲底名字，不見答覆，仔細瞧瞧，發覺他睡熟了。忽然心生一計，走到公事桌前，拿起墨筆，在一張白紙上畫了一個烏龜，塗好漿糊，蹣跚蹣跚地走到偽警甲身後，輕輕地把烏龜帖在他背上。自己看看覺得好笑，又怕笑出聲來驚醒了偽警甲，趕忙捂住嘴。等了半晌，那人還沒有醒。他又生一計，拿過墨筆非常輕慢地在那人臉上畫了幾筆，他望望那鬼臉，實在覺得有趣，正預備出外叫同伴來看，剛走到門邊，忽然又想出一個詭計，馬上跑回公事桌，屁股坐在正中那張大靠椅上，裝出正付正經面孔，狠命地把桌子一拍。

乙：（學着局長腔調和神氣）呸，混蛋！還在睡覺！

甲：（突然從夢中驚醒，以為真是局長，趕忙跳起身，立正說帽。）……

乙：真正豈有此理，辦公時間，你睡覺！

甲：（惶恐地）我……我不知道！……

乙：（忍住笑）你抬起頭來看看我！

甲：是。（小心翼翼地抬起頭）……（發現是同伴，大憤，）他媽的，是你這個混蛋，把老子嚇

一跳！

乙：（大樂）哈哈哈哈哈！看你還貪睡不？

甲：老子昨天晚上熬了一個通宵，不樂現在睡一會，今天晚上還撐得住！

乙：怎麼？又賄了？

甲：那還不是家常便飯，那天晚上不幹個通宵！（又想起剛才的虛驚）我說，你別老是尋開心，你把老子弄急了，老子可翻臉不認人的！

乙：（嘻皮笑臉地）喂，我剛才兩句學得像吧？

甲：（不高興地）像，就跟那匹瘋狗一模一樣，要不，老子會給你唬住？

乙：（得意了）他媽的，老子捉摸了好多日子，就學會了這兩句。（又學着剛才的話）「混蛋」！

……「豈有此理」！……他媽的，瘋狗真是這樣的咬！

甲：他媽的，好人不學，學瘋狗！

乙：怎麼？真學到了家倒不錯，撈上個局長幹幹！就可惜學不全那一套瘋本領！

甲：好了，別開心了。你聽，瘋狗來了！

乙（趕忙走到門邊）真是瘋狗來了？（向外望望）喲，今天好多案子呀！他媽的，總有一百多人！

甲：有什麼大驚小怪的，那一天不是百兒八十個。

乙：噫！瘋狗來了！

（外面先是一大羣人底脚步声。後來是很響亮的「變帶馬刺的皮靴聲。刁局長——就是此地

的人們尊稱爲瘋狗的二光炳，像煞有介事地昂然而入。偽警們給他敬禮，他連望也不望，一直就向公事桌走去。抖抖軍裝，一屁股坐在大靠椅上。許是喝多酒吧，不但臉紅通了，兩隻可怕的大眼也紅得像鬼兒爺底眼睛似的。

跟在他身後的是老得伸不直腰的祕書鄭先生——這兒的人都叫他糊塗虫，祕書手裏捧着一大包公文，小心翼翼地隨在局長身後，一直等局長坐下了，他才勉強在公事桌旁的小方凳上貼下半邊屁股。

偽警甲站在門邊，背朝着門，手摸着槍，似乎是在警戒宵小。偽警乙靠近公事桌。等候吩咐好傳人犯。

室內空氣異常緊張，局長戴上眼鏡在看祕書遞給他的公文。

刁：（一邊看公文，一邊問）一共是多少件？

鄭：（恭而且敬地）一百七十五件，比昨天多三件。

刁：豈有此理！（偽警甲乙聽見這一罵，相互做鬼臉）犯法的人一天比一天多，難道這幫老百姓都是天生的強盜胚子，不怕坐牢！不怕罰錢！不怕槍斃！真是一羣混蛋！（偽警們又做鬼臉）我非重辦不可！嚴辦！重辦！狠狠地辦！（外面有笑聲）一個也不放過！一個也不饒！（外面的笑聲越來越多越來越響。）看看究竟是他們利害，還是我！（發覺了笑聲）是誰？是誰在外面

笑？（外面笑聲更響亮。）豈有此理！是些什麼人在笑！呵！

甲：（討好而且是狐假虎威地，掉過身去對門外）笑什麼？呵！

（偽警甲一掉身，外面馬上一個哄堂大笑。）

刁：（氣極了，狠狠地拍桌子）混蛋！笑什麼？給我抓進來！

甲：你們要造反了！這是什麼地方！你們敢這麼大聲地笑！

（他越罵，外面的人笑得越利害。）

刁：（拔出槍來，大吼）抓進來！抓進來！

甲：（走至室中向刁）他們都在笑！

刁：他們？

甲：所有的罪犯都在笑！

刁：混蛋！簡直沒有王法了！抓進局子來了，居然還敢笑！混蛋，天生的賤骨頭！

（外面還在笑。）

刁：瘋狗！簡直是瘋狗！

乙：（一聽見「瘋狗」兩個字，也忍不住笑了。）……

刁：噢，你笑什麼？你！

乙：（不敢說出真正的笑因）我……

刁：混蛋！說！不然，我槍斃你！

乙：（不敢說出自己的原因）我笑他們，（指外面）

刁：笑他們什麼？

乙：他們是……局長說是——瘋狗！……

刁：瘋狗就瘋狗，有什麼好笑的？混蛋！我要處罰你，我罰你去調查他們為什麼笑！快去！調查不出來，我就關你的禁閉！

乙：（嚇住了）不用調查，我知道他們笑什麼。

刁：你知道？你說，他們為什麼笑？

乙：他們笑他！（指甲）

刁：笑他？

乙：笑他的臉！

刁：呵！（對甲。）過來，我看看，你的臉有什麼好笑。（手扶着眼鏡仔細瞧甲的臉。突然大吼起來。）該死，混蛋！豈有此理！你！你！你幹的什麼玩意？

甲：（莫明其妙）我？我的臉？（用手摸着臉）我的臉沒有幹什麼呀！

刁：豈出此理！豈有此理！

劇：你底臉上有墨！

甲：墨？（拿袖子抹）怎麼會有墨？

刁：（用袖蔽着公事桌）混蛋，你也定一隻瘋狗！你滾出去，我面鏡子照照看！你快滾！

甲：（回頭欲出）是。

刁：（一眼看見他背上的白紙）站住，你回來！

甲：是。（走回）

刁：掉轉身去！

甲：（莫明其妙地）是！（向後轉）

刁：（走下位來，仔細一瞧，大怒，用力扯下那張紙）你瞧！（甲轉過臉，刁狠命地一耳光）混

蛋東西！你這是玩的什麼把戲？

（外面笑得更利害）

刁：（對外）不許笑！

乙：（忍住笑，想還是發聲，對外）不許笑！

刁：（對乙）你，你還是——（狠命一腳）

甲：（摸着疼處，哭喪着臉）我……我不知道是誰弄的！我……

刁：豈有此理！你還是警察！你連自己底臉，自己底身體都看不住，你還能維持治安？（又是一耳光）你跟我滾！（甲剛欲轉身）不行，你回來！（對外）王金才！

（外面應聲：有！）

刁：把這個混蛋關起來！關十天！（對乙）滾！滾！快滾！

甲：（無可奈何地敬禮）是。（垂着頭喪氣走出）

刁：這是什麼話！這要是給杉田先生知道了——（氣極，又倒在靠椅上）呵！……（突然興奮地坐起，抓過一件公文，看了看，大叫）帶周王氏！

鄭：帶周王氏！

乙：周王氏！

（一個無知無識的中年女人，低着頭進來，走至堂中站住。）

刁：你就是周王氏？

周：（恐懼地）是。老爺！

乙：（大吼）叫局長！

周：是。局長！

刁：你犯的是——（看文卷）是——（遲遲認書）你唸給我聽！

鄭：周王氏，四十一歲。本年十一月三日下午四時，從樓上窗口潑一盆水到街上，剛巧佐藤大尉騎馬由窗口經過，馬尾上潑了幾滴髒水。

刁：呵！（大驚小怪地）是這麼一件嚴重案件。

鄭：是。局長！

刁：（對周）是你從樓窗口潑一盆水到街上嗎？

周：（微弱地）是。局長！

刁：喝！你，一個小百姓！你这么大的胆，闖下這麼滔天大的禍？本局長問你，你有孩子沒有？

周：（聲音低得幾乎聽不出）有三個孩子！

刁：你，一個有三個孩子的母親，你應該做點好榜樣給孩子們看才是！天哪！（碎！拍一下桌子）

你做母親的居然也做了這樣的事，你底孩子們更不用說了，他們會拿一口大木桶裝滿了水往街上潑！是的，你既然能潑一盆水，他們自然會潑一大桶水的！你想，家家戶戶都像你們家這樣，這個市區還成個什麼樣子？骯髒，有礙衛生！——傷寒症，虎列拉，你曉得嗎？混蛋，你曉得傷寒症和虎列拉嗎？

周：（被對方嚇糊塗了）不曉得，局長！

「豈有此理！這點常識都沒有！你還配算是本市的公民！本局長教導你：傷寒症或者虎列拉是一種病！是一種頂利害的病！一種悶死人的病，一種人要悶死的病！懂了嗎？」

周：（其實還是不懂）懂！

刁：混蛋老婆子！你想想看，假使你那盆水，不是灑在馬路上，假使是灑在一個可憐的生病的弱小孩子身上，怎麼辦？你說怎麼辦？」

周：（傻望着局長）

刁：你不曉得嗎？哼！這樣冷的天氣，渾身溼透了——哼，那孩子就會傷風，肺就要發炎，兩天三

天以後就要——就要（狠命一拍桌子）死！（周生氏嚇得哭了）就要死！而且那孩子也許就是你自己底兒子！你知道嗎？喝，你哭，你現在才曉得哭呀！笨東西！你為什麼不在澆水之前想一想這種種萬一的不幸？現在你明白了吧？你承認你粗心，你糊塗，你蠢吧？你想想，萬一不是那個孩子，經過你樓下的恰好是我，是本局長！你想想！你豈不該死！而且，萬一那一盆水通統灑在杉田先生身上，你想想！豈不連我都該碎屍萬段！真正豈有此理！真正混蛋！從樓窗灑下一盆水，該死！本局長非教訓你不可！本局長要辦你！你聽着，你底罪狀——第一，有製造傷寒症，虎列拉之嫌疑；第二，有謀殺小國民之嫌疑；第三，有侮辱長官之嫌疑；第四，有預謀侮辱皇軍破壞邦交之嫌疑！你聽清楚了沒有？四大罪狀！

周：屈長，老爺，我下次再不敢了！我——

召：下次？還容你下次！

屈：（跪下）老爺！老爺！

刁：好！本屈長緝開一面，離秘密，寫——姑念該犯年老無知，且係初犯，從輕發落——罰款伍

十元示儆！

屈：老爺！我——

刁：湯蛋！本屈長緣就開屈，你還嚕嚕什麼？你還想等着槍斃不成！（舉起手槍）快滾！

周：（見槍斃嚇倒）

乙：（拉着周往外推）滾！（走到院外交給景）屈王！屈王！屈王！屈王！（外面有人大聲應和）

召：（對屈）滾！

屈：（低下頭寫）

刁：（對景）（景幼由持着卷）本屈長要重辦！帶重幼山！

景：（接卷）帶重幼山！

乙：（對景）

刁：（對此理）男人居然打老爺，本屈長要重辦！嚴辦！狠狠嚴辦！

(一個矮胖的商人左手拿著一張膠膜之類的紙，右腋下挾著一個布包，從門外擠了進來。)

商：(走進門就說)局長！我請求——

刁：(不等他說完，馬上兇狠地罵了)不許開口！你這個下流東西！沒有出息的畜生！你想在本局長面前狡賴嗎？你老婆底背脊還在那裏疼呢！

商：局長，我不是——

刁：你還要強辯？你底老婆替你生兒育女，替你燒火弄飯，你不好好地安撫牠，你居然忍心打她！你簡直完全違背了我們和平救國的國策！你有心破壞家庭和平；破壞家庭和平，就等於破壞國家底和平，破壞國家底和平就是土匪！哼，看你這副神氣，就不是一個好東西！奸細！一定是重慶派來的奸細！

商：(又好急又好笑地)局長，你弄錯了！我——

刁：混蛋！你居然敢說本局長錯了！你不是奸細是什麼？(對鄰)你看，這個東西居然敢當面罵對本局長，這不是暴徒是什麼？

鄰：(一直低著頭在寫，一直沒有抬頭。)是，局長！

刁：怪不得你打老婆！你原來是存心破壞和平底暴徒，反抗我們××政府的奸細！還還了得！

商：局長，我請你聽我一句話——

刁：放屁！你還有什麼說的？你還想在本局長面前宣傳你們底狗屁「抗日」嗎？豈有此理！本局長要重辦你，嚴辦你，狠狠地辦你！來人啦！

乙：有！

刁：送他到皇軍憲兵隊！

商：可是局長——

刁：滾！（對乙）落案。備份呈文送到皇軍憲兵隊！

乙：是。

乙：（拖他走）快滾！

商：（被拖到門邊與偽警乙爭吵）為什麼要把我送到憲兵隊？我沒有犯罪呀！

乙：為什麼？誰叫你打老婆！

商：笑話，我什麼時候打過老婆？

乙：你還狡賴！你自己想想，要是你沒有犯罪，局長會送你到憲兵隊？快走吧！

商：笑話！簡直是笑話！

乙：怎麼，你還不快滾！（拖他）

商：放開我！我要跟局長說清楚！

乙：你——

刁：鬧什麼？還不快滾！

商：（掙脫，跑至桌前）局長，你弄錯了，打老婆的不是我！

刁：不是你？

商：我底老婆死了七八年，我那裏有老婆打呢？

刁：你底老婆死了？

商：可不是！

刁：（弄糊塗了）那麼，你——

商：我是來找局長簽證照的。

刁：簽證照？（拿起文卷來看）你不是童幼山？

商：我姓萬，我是做煙土生意的，昨天晚上我見過郝秘書——

刁：（這時才拾起頭來）哦！是你呀！

商：昨天晚上我不是把款子交給您了嗎？

郝：啊，是的。

刁：款子？

鄭：就是那筆伍千塊的。

刁：（這才明白）你是做大烟生意的？

商：是的，局長。昨天晚上我把孝敬您的錢交給郝秘書了，他叫我今天來找局長簽護照，好起運那批貨。

刁：那麼，我叫董幼山，你跑進來幹什麼？

商：我沒有聽見您喊誰，傳達說局長在這裏，要我自己來找，我就進來了！

刁：豈有此理！傳達怎麼會不進來報告！完全糊塗！

商：局長，真是他叫我進來的，他沒有空，他在——

刁：他在幹什麼？

商：他在打牌！

刁：打牌？（氣又上來了）混蛋！他怎麼要在辦公時間打牌！你造謠！你！

商：局長，請您替我簽一張護照吧！

刁：（藉機翻臉）護照？什麼護照？我還什麼要替你簽護照？混蛋！

商：可是，款子我已經交給郝秘書了呀！

刁：什麼款子？呵！（對鄭虎視眈眈地）你交給我了嗎？你說！你！

鄭：（不敢不順着他）是，局長，我沒有交。

商：鄭秘書，您——

刁：（對鄭）你收了他的款子嗎？你說！

鄭：（仍舊順着他）沒有收，局長。

刁：可不是！你好大的胆，你這奸商，無故闖入本局長底辦公室，居然還敢當衆撒謊誣騙護照！

商：可是局長，我明明送了您五千塊錢！我——

刁：呵！混蛋！你認錯局長！你咆哮公堂，這還了得！連本局長你都敢詐騙，更何況平民百姓！

怪不得近來詐騙財物的案子一天比一天多，原來是你在作怪，好，本局長爲了維持治安穩定

市面，非重辦你不可，非嚴辦你不可！非狠狠地辦你不可！來人！送到皇軍憲兵隊去！鄭

書，罪狀改一下，不是打老婆，是誣騙護照，誣陷官長，詐騙財物，擾亂市面！

鄭：是，局長！

商：（嚇怕了）局長，您饒我一次吧！我該死！（跪下）您千萬不要把我送到憲兵隊去！局長！

我清願……

刁：呵，你承認你錯了？

商：……我錯了！

刁：我收了你的錢嗎？

商：（無可奈何）沒有。

刁：那秘書收了你錢嗎？

商：沒有。

刁：你剛才為什麼要撒謊？

商：我剛才是在胡說！我瘋了，我說的是瘋話！我是一隻瘋狗！

刁：那麼，你是願意送到憲兵隊，還是願意受罰？

商：願罰！

刁：好。寫認書，罪狀後面加兩句：「該犯事後尚知改悔，着即罰款壹萬元，以示懲儆！」

對商：怎麼樣？

商：（含著淚，忍痛答應）接受！

刁：（對商）落案！

商：（站起來）那麼，局長，請您簽發護照吧！

刁：護照？什麼護照？你這個不知足的瘋狗！還不快滾！

乙：快滾！你真想送憲兵隊呀！（拖着往外走）

地

商：（一路走一路喊叫）局長！都躲着……（被推出門去）

刁：滾！滾！你這瘋狗！（商次去後，局長又罵偽警們了）你們這幫死人！叫你們帶童幼山，爲什麼放一個不相干的人進來？豈有此理！都是混蛋！都是——（突然想起）帶童幼山！

乙：（大喝）童幼山！

（隨着進來一個戴鴨舌帽的小個子。吊而浪當地向局長走去。）

：（正在用手絹擦眼睛，聽見腳步聲，看也沒看來人是誰，就破口大罵）你這個混蛋！本局長剛才傳你，你爲什麼不進來？你怕嗎？你既然有勇氣打老婆，爲什麼沒有勇氣來見本局長？呵？（戴好眼鏡）你爲什麼要打老婆？你這瘋狗！

（進來的小個子）鑒不鑒，直往局長身邊走去，走到面前狠命一個耳光。）

刁：（眼鏡打掉了，大叫一聲跳起）呵！你——（一看來人是松田，他楞住了。）

：（室內外的人都楞住了。）

杉：刁光福，你罵我？你敢罵我？

刁：（鞠躬）我該死！杉田先生！

：（同時九十度鞠躬）杉田先生！

乙：（同時）杉田先生！

杉：你爲什麼罵我？呵？

刁：（仰面預備說話）我——

杉：（又是一耳光）瘋狗！

刁：（誠懇接受）是，我是瘋狗！

乙：（同時低頭自語）瘋狗！

（外面一陣哄笑。）

——幕急落——

17

後記

回到後方來，一眨眼將近三年了。說起來真叫人慚愧，這三年當中，我不但沒有寫成一個像樣的劇本，連半個不像樣的劇本也沒有寫出，整大，整月，整年浮沉在紛擾騷亂的圈子裏，不能靜下心唸書，不能靜下心寫作，甚至沒有過過一天安安靜靜的生活，事後想想，真覺得無聊。

遠隔在四川鄉下的父親，最近給了我一封很長的信。他頗不滿意我近幾年的生活，他質問我：爲甚麼要東飄西蕩地幹些不必要幹的事？爲甚麼要把精力時間消耗在毫無意義的紛爭上？爲甚麼不埋下頭，靜下心，下點真功夫，做出點結結實實的成績來？……最後，他勸我回到他住的鄉下去，他說：「鳥倦知還」，趕快結束那些無味的局面，回到鄉下來吧，維持生活的職業。早找得到的。生活不成問題，你可以安心唸書，寫寫東西，這不比在外面飄流好些嗎？

父親底責備和勸告是對的，我決定離開紛擾騷亂的圈子，回到鄉下去了。

從開始找路費到路費找齊，差不多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就在這一個月裏，我寫成了兩個短劇——「珍珠」和「公安局長」。它們當然不是甚麼精心傑作，可是作爲紀念我三年來的流浪生活發表出來，我自己認爲多少還有些意義的。

題

去吧，過去的日子！

三十一・九・十六。

司馬文森先生精

三 萬 五 千 三



作者從了兩年時間，完成他的第十個長篇。在這兒，他用優美的文筆描寫着在這大時代中一個平凡家庭的悲劇。有一個年青而賢慧的女性，在抗戰中覺醒了，她不甘寂寞，自滿于籠下生活，她要擺脫這一切，她要飛，她要求熱情，要求粗亢而戰鬥的愛，於是她大胆的向舊社會，向幽囚過多少女性的牢籠宣戰了！在雨季中過日子是沉悶的，見不到陽光，也呼吸不到清新空氣。可是那陽光在雲層中隱藏着，隨時都可以衝出來，光臨大地。作者這部作品，就像是隱藏在雲層中的陽光，在這沉悶時代，它將給我們帶來了新的理想，新的希望！

全書廿五萬言，用上等劉陽紙精印為適應運寄便利起見分上下二冊裝幀，現已付印準於十二月二日出書做社為酬答愛護讀者起見特舉行預約，每部上下二冊暫收預約費款每部四拾元，出版時除去郵運費外按照定價九折優待。餘存少社當再掣給往來清單。

預約由：每部四十元
出版時：按照定價九折優待
預約期：自十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二月底止
預約地點：外埠郵費在內

文 獻 出 版 社 發 行

桂 林 府 前 街 十 四 號

珠 珍

每冊實價四元
• 郵費另加 •

著 者

洗

羣

發行人

夏

雪

渭

桂林府前街十四號

發行 者

文獻出版社

經售處

各大書店

印刷 者

國光印刷廠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二月 初版

82

4117

